

北平民先队和北平各大学及中学的支部工作。他在北平学委的具体分工，一是领导北平学联党团的工作，二是领导北平西郊区（主要是清华、燕京两校）的工作。另外，负责主编两个刊物：一个是公开的刊物《北方青年》，一个是学委的秘密油印刊物《生活通讯》，分别用笔名写了一些文章。这一时期北平学联的公开宣言及重要文件，也大部分由他起草。大体说来，这一年中，北平学委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在“一二·九”精神的鼓舞下，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成绩，表现在：在学生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党和民先队的组

织，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二·九”的儿女奔向祖国的各个战场，许多人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牺牲的时候，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岁，最年长的也不超过三十。这些年轻的烈士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祖国的土地，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来之不易。

历史的河流长流不息，爱国的精神亦应代代相传，祈愿当代学子在平静快乐的学习生活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居安思危，不忘脚下的土地上“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曹禺与清华大学图书馆

○范莹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曹禺

为纪念曹禺诞辰115周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系统梳理馆藏中关于曹禺的图书著作和其捐赠给图书馆的实体资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曹禺青年时代与图书馆的故事，回望这位中国现代戏剧巨匠的个人艺术生涯，传承中国现代戏剧的精神和文化价值。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出生于天津。曹禺是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

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历任中国文联执行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代表作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

一、曹禺在清华大学的戏剧学习

曹禺1922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25年参加了该校由其恩师、中国现代戏剧开拓者之一的张彭春（1892—1957）先生指导的南开新剧团，开始接触西方话剧。1928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并担任戏剧社社长，在校期间导演并主演了多部话剧，轰动全校。

曹禺在南开的戏剧学习方式主要是演戏与实践，来到清华后才真正学习戏剧理论。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清华大学不仅汇

□ 荷花池

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名师，设置了丰富的专业课程，入藏了丰富的图书资料，而且还具备了更加进步、自由、民主的校园氛围。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曹禺的戏剧创作提供了更加系统、全面、广阔而深入的学习基础，拓展了他的艺术视野。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成为他系统汲取知识和进行戏剧创作的天堂，是其戏剧生涯得到升华的极其重要的阶段。

曹禺曾说过：“在大学读书，光是靠教课的先生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去找先生，图书馆里就有大先生、老先生。一进了图书馆的海洋，就觉得个人是渺小的，知道世界是如此之灿烂多姿。”在外文系就读期间，他潜心钻研戏剧，广泛阅览了图书馆中古代至现代的西方戏剧作品、戏剧理论和各类剧作，包括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作品，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华大学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为曹禺的戏剧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创作视野，而图书馆的阅览室也成为曹禺戏剧创作的历史见证者。在这里，曹禺完成了他的首部话剧《雷雨》。这部作品构思于他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到1932年，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有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1933年，在他23岁清华大学毕业时创作完成。《雷雨》不仅是他个人戏剧创作生涯的起点，更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成熟”。

二、记忆中的图书馆

作为曹禺重要的戏剧创作基地，那时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是什么样子呢？当时陪



郑秀清华大学毕业照

伴曹禺创作《雷雨》的女友、他的第一任妻子郑秀女士对当年的图书馆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曹禺与郑秀的女儿万黛、万昭写的回忆录《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中，郑秀作为清华法律系学生（法律系取消后转入政治系），对当时的图书馆有着极其详细的描述：

图书馆中，西文和报刊阅览室是刻苦攻读求知的宝库。当我第一次走进西文阅览室时，鸦雀无声，只听见偶尔翻书页及轻放制图仪器的声音。老大哥、老大姐们专心致志、埋头苦读钻研的情景，给了我极大的启示。

阅览室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长方形，西向延伸三院的一端，南、北、西三面自上而下安装大玻璃窗，明亮豁朗，光线充足，空气畅通，但东北端因连接书库，均无窗，白天显得略暗。室中央靠北，设借书柜台，有专职管理员二人，分掌登记、查询和借还手续工作。在工作闲歌时，他们也在专心阅读，孜孜不倦。室内从来未闻丢书事件。室内两壁高设开架书橱，摆满各种年鉴、百科全书、手册、世界名人录，各国文字的大小词典、辞源、辞海等，任人查阅。长长的用菲律宾木材精制的阅览桌，两边共坐八人，一座两盏绿灯罩台灯，四座八盏，每人用一盏，且都是自左边采光。阅览桌两边设八

张扶手菲木椅，设计周到，倘若阅读疲乏，可扶椅靠背稍憩。此阅览室不但学生必来，不少知名教授，如王力、朱自清、萧公权、陈岱孙、王化成等各位老师也常来查阅有关资料。

清华图书馆书库藏书，全国闻名，校内外学人称羨。每年应届毕业生同学，撰写毕业论文、查阅资料，可在开馆时间整天埋头于书库。中午可不离馆，怀揣面包、饼干做午餐，饮用阅览室通道磁喷座的泉水，清凉爽口。校园中不少苦读学子取得图书馆负责人的批准，可从清晨钻进书库到晚11时熄灯打烊才出来，无人干涉。

中文及报刊阅览室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每周日偶尔涉足其间，对祖国文学和人类文化的浩瀚海洋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外文报刊阅览室内陈列着各国著名的期刊，报道世界政治风云、经济动态、科技发展及文学新著、评论等，对扩大知识领域、补充课堂所学，大有裨益。

那么，《雷雨》的具体创作地点到底在图书馆的哪个位置呢？

在《曹禺自述》中，有这样一段记忆：“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到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候，才快快走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

根据郑秀的回忆：“1933年6月初暑假开始了，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一端对面两个座位是我们固定的座椅。上午8时至12时、下午2时至6时、晚上7时30分至10时开馆时间，我们从不缺席。……我阅读教科书、课堂笔记和教师指定的参考书、笔记本，他翻阅自己的手稿和剧本素材。”

早在2010年，时任图书馆特藏部馆员的何玉老师写过一篇探究《雷雨》创作地点的文章《曹禺写〈雷雨〉的座位究竟在哪里？》，根据文献记载和图书馆的扩建历史进行了推断和实地考察，并以平面图的形式直观地展示出曹禺先生当年就是在原西文阅览室、现第一阅览室（清华文库阅览室）的东北角的一个长桌对面完成《雷雨》写作的。目前，在这个位置摆放了“《雷雨》在这里诞生”的标识牌，供后辈校友们在此追寻对前辈的深切回忆。该标识牌上一面写有曹禺的生平简介，另一面简要写有《雷雨》的诞生过程：

“一九三三年六月初，清华大学因为时局变化提前放暑假。假期中，外国文学系学生万家宝（曹禺）利用多年积累的素材，在图书馆进行了多幕话剧《雷雨》的集中创作。据曹禺本人和他当时的女友郑秀回忆，他们每天都来图书馆，在西文阅览室的两个固定座位上对面而坐，从不缺席。暑假结束前，完成了著名话剧《雷雨》。”

在那段艰难的创作岁月中，除了书籍和女友的陪伴，图书馆员也对曹禺《雷雨》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曹禺的文章《水木清华与〈雷雨〉》中，他回忆说：“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样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这位为曹禺的创作提供便利的金姓图书管理员是谁呢？答案在《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找到了。该书于2001年4月出版，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和清华图书馆建馆89周年的系列图书之一，其中收录了杨绛、曹禺、季羨林等四十余位清华学者及校友撰写的纪念图书馆的文章，曹禺的

此篇回忆文章也在其中。根据两位编者作出的注释，该金姓管理员即金大本先生。

金大本，1907年生，天津人。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在清华图书馆工作，曾任阅览股股长。根据以上曹禺和郑秀的回忆，相信图书馆有很多位和金先生一样的管理员，本着服务师生的初心，为读者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了自由的阅读空间。

正是有了学校和图书馆提供的系统而广博的艺术滋养和创作空间，历经约5年的时间，《雷雨》得以创作完成，并于1934年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后取得了强烈反响，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三、曹禺后代追忆的足迹

2014年金秋10月，曹禺与郑秀的女儿万黛与万昭来到清华园。参观图书馆时，在何玉老师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原西文阅览室（现为清华文库阅览室），看到了靠近窗前的长阅览桌，长桌上摆放着“《雷雨》在这里诞生”的标签，这是姐妹俩的父母曾经写作、读书的地方，她们仿佛看见了学生时代的父母正在窗前伏案写作、看书。



图书馆清华文库阅览室入藏的部分曹禺专著

2024年3月，万黛、万昭向清华大学捐赠回忆录《我们的爸爸曹禺和妈妈郑秀》。该回忆录于2020年出版，以两位女儿的视角，结合历史文献，记录了父母的艺术创作历程和生活轨迹。书中详细描述了曹禺与郑秀在清华园的相恋过程、对清华园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详细回忆以及郑秀陪伴曹禺在清华图书馆创作《雷雨》的情景，为曹禺戏剧创作与生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四、图书馆中关于曹禺的特藏资源

作为曹禺青年时代重要的戏剧学习和创作地点，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文库阅览室入藏有50余册曹禺的专著，汇集了其创作理论和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包括本人的戏剧创作和翻译的国外优秀戏剧作品，如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的《曹禺戏剧集》的系列丛书《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和译作《柔蜜欧与幽丽叶》等，以及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第一部新作品《明朗的天》和展现曹禺对奥尼尔戏剧研究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等，供读者阅览。

除此之外，图书馆还收藏有1991年曹禺贺第二届中国话剧金狮奖发奖大会的书法作品“深入生活，繁荣创作”，曹禺1984年签赠本《原野》、签名本《日出》，1985年签赠本《王昭君》，1991年签赠本《曹禺文集》和珍贵手迹等。这些宝贵的特藏资源，在一代代图书馆人的传承与保护下，给年轻的清华学子们和戏剧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有助于他们深入开展对曹禺及其作品和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研究。